

瓶中之水



江苏文艺出版社

林白文集

1

瓶中之水

林白文集 1

江苏文艺出版社

瓶中之水/林白文集 1

作 者:林 白
责任编辑:汪修荣
责任校对:张 华
责任监制:江伟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8 印张 41.50
字数:860,000 199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079—8/I·1008
定 价:58.00 元(全四册,塑封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短篇小说

猫的激情时代.....	1
似曾相识的爱情.....	6
墙上的眼睛	19
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29
玫瑰过道	33
随风闪烁	50
雨季	67
大声哭泣	74
水中央	83
外景地	96
左边是墙，右边是墙.....	103
房间里的两个人.....	109
从河边到岸上.....	115

中篇小说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123
北流往事·····	159
回廊之椅·····	199
瓶中之水·····	235
青苔与火车的叙事·····	279
致命的飞翔·····	317
后 记·····	360

猫的激情时代

猫的眼睛总是在深夜里悬浮在我的窗外，如同火焰与宝石。她的业绩像一股轻若游丝的灰尘，穿过某种奇怪的回廊进入我的梦中。

我总是在梦中看见她做一个奇怪的手势，这个手势猥亵而庄严，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她在我梦中的那间屋子里坐在一只高而奇怪的圆凳上，在那个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两只这样的凳子。有一只是圆凳，另一只也是圆凳，正如鲁迅先生后院的两棵枣树。

她穿着半透明的衣服，像睡衣一样，这衣服的胸前奇怪地被人剪了两个大洞，这个反常的情形使我悚然心惊，我意识到，有一个虐待狂的男人正藏匿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一束白光从屋顶的正中直射到猫的身上，这使她看起来像是被置放在一只透明的长圆筒里。

她默然不动，脸色苍白。

就像我在刑场上看到的一样。

猫被处决的时候我在现场，她父亲早死，母亲远嫁新疆，只有一个白痴弟弟。只有我来替她收尸，这是那件事发生之后她去投案之前跟我说好的。

猫在我的梦中用她柔软修长的手指抚摸我的脸，她俯身凑近我，用耳语般的声音对我说：你知道我最爱谁吗？

你知道我最爱谁吗？

猫的气息凉凉地吹动我细小的汗毛，使我有一种体贴入微的感觉。我说我不知道。她垂下她长长的睫毛说：你把我想象成男的。我说你当了男的我就不喜欢你了。

猫躺在我的床上，她的眼睛像宝石一样又黑又亮，火焰四溅，在我所认识的女孩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这样的眼睛只能出现在梦里或者电影中。

猫盯着天花板说：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她伸出一根手指悬在空中，奇怪、毫无来由，在她远离这个世界之后我仍能看见并且触摸。

她说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爱的就是你。后半句话我是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的，猫没有把它说出来。她常常只说半句话，自始至终是个羞怯的女孩。她只是说：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晚上的时候床底的一盆指甲花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有点像番石榴熟透时发出的气味，那是一种极甜甜得过分的气味，甜到极点让人想到两个词：腐烂与死亡。

正常的女孩是不会把指甲花放在屋内的。这是一种应该放在门口的花，或者放在天井，要见天空和露水，那种从叶子中间出现的花朵，或者淡如月光，或者艳如鲜血。它

们走上女孩长长的指甲，闪耀迷人的光泽。

猫由于童年的经历独特，嗜爱床底下的空间，她说那里既安全又宁静，她从小就喜欢把一切心爱的东西放在床底。我在我的梦中看到被猫置放在床底下的指甲花开放出奇异的花朵，硕大而妖艳，花瓣状的嘴唇，一开一合，说出一些模糊不清的话语。

我一直搞不清楚它们在说些什么。我知道我此生的使命就是破译它们。

这个使命使我头疼。

在那个晚上，指甲花散发出来的腐烂气息弥漫了我们的屋子，猫从床上走到桌子跟前化妆。

她说：我要化一个梦幻妆。

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约会。她的眼睛很妖娆地闪了一下，她说她去找我的车间主任。我说好，只是他是一个俗人，不会欣赏你的梦幻妆，不如化一个艳妆。

猫听从了我的话，潮湿的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劣质化妆品的气味。

猫曾经说过，为了我，她愿意去跟男人睡觉。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句戏言，立刻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妖娆而诡秘的一笑使我如梦初醒，我想她去找我的车间主任必是去跟他睡觉，我昨天跟猫哭诉，厂里要搞优化组合，由车间主任聘用本车间工人，他让人给我传过话，有可能不聘我，而我每次去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做两件事，一是按我的肩膀，一是拍我的手背，说这事包在他的身上，我便不再做别的努力。昨天聘任的名单下来，没有我，按规定，半年内只能领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半年后自找出路。

猫说她要去找我的车间主任。

她化了一个浓艳的妆。

她的眼睛妖娆而诡秘。

她说你好好在家等着我，她的声音像鸽子一样纯洁地咕咕叫。她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她的乳房坚挺结实，像罗丹的雕塑一样美好，我想她凭什么要去跟我的车间主任睡觉呢？我的工作不值得她做这样的牺牲，我本人也不值得。凡事我总是先考虑自己才考虑猫。

我说猫你不要去。

猫换上我送给她的乳罩，我的礼物她总是珍爱无比，但她并不知道这乳罩的内幕，这只乳罩本来是我给自己买的，我嫌大了才送给她。

我说猫你不要去，跟男人睡觉你并不快活。

猫套上一条紫色的连衣裙，这种颜色使她坚定。

她说：你、在、家、等、我、回、来。

她像一道紫色的闪电，转身一闪就不见了。

这个夜晚到了天黑的时候天没有黑，而是布满了反常的青黄颜色，那是一种罕见的黄光，这种黄光好像既来自时光的深处，又来自地狱，它们从地狱的缝隙向空中弥漫，天地间满是这个黄色的光亮。

后来我想起来，这是暴雨来临之前的颜色，但那个晚上雨始终没有下下来。

我在猫的小黑屋里等她回来。我听见床底下的指甲花发出风铃般的声音，反复、低徊，我从它们轻盈悦耳的震动声中听到一句令我心动的话。指甲花瓣在掉落，它们像猫的指甲一样充满灵性，从床底下纷纷飘至床上。猫的声音

音从屋顶的天窗漏下来，像一支箭，从我的头顶击落。

夜很深的时候猫回来了。

屋子里腥甜的气味浓得化不开，我分辨不出这气味到底是从指甲花发出的还是来自猫的身上。

猫的眼睛如同火焰和宝石，那是她最后火光四溅的夜晚。她说：我累极了，我要上床。我帮她脱鞋，触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我想它决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了，它腥甜的气息冰凉地沿着我的手指向上攀援，直抵我的身体和内脏。我明白，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把猫的衣服脱掉，让她躺在枕头上，她让我搂着她，她的身体像秋天一样瑟瑟发抖。她让我紧紧搂着她。

猫说车间主任没多久就让她上床，但他折腾了半夜也进入不了，他一边弄她一边不停地说，他本来是很行的，但他用尽了力气想尽了办法还是进入不了。他气喘吁吁地说猫不够性感。猫说是你自己不行还赖我不性感。车间主任对猫说：这次不算，我要你再来一次。他既自信又傲慢，大大地刺激了猫。

于是猫就做了那件吓人的事。

猫，你的尸体就是我的尸体，昨天我们一起焚烧化为青烟，让我用青烟的语言告诉你：我爱的就是你。我的文字芳香四溢，全部献给你。

似曾相识的爱情

在我写作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的时候，有一个杀人的故事漂浮到我的书桌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里面的男孩只有十四五岁，他爱上了他的音乐老师，他无法忍受女老师的男朋友，这个男孩，就把那个成年男子杀死了。

那是 W 的故事。

他将保留这个故事的影视改编权。

他说他十分喜欢这个故事，他喜欢所有强烈的爱情故事，在他执导的片子中，爱人们非死即伤，从来没有美好的结局。W 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用情不专的花花公子，他在一些人的议论中形象并不好，但在谈论艺术中的爱情时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高度纯情的男子。

W 约我到保利大厦喝茶，他的本意是说服我将一名已经故去的法国作家的小说《玫瑰送终》改成一部中国场景

的电影剧本，但不知为什么他说起了上面的故事。他的头发笼罩在一层金黄色的光线中，微绿的茶水清澈透明，远处有人在走动。

这个故事使我心有所动，第一它使我产生描述它的愿望，第二我觉得它在我写作长篇时出现，也许这二者之间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除了上面我所说的最基本的东西，这个故事总像一团飘忽不定的雾状物质，它的核心就是一盏灯，它亮度的强弱和它熄灭的间歇既没有规律同时它又让你觉得它像一种信号（或一种咒符），它发出强光的时候，它的人物会以特写的明晰来到我们面前，当它亮度减弱，镜头随之推远，人物也随之模糊，代之以影影绰绰。在黑暗的间歇中，我们听见音乐教师的弹琴声。

我注视这个故事的角度是如此奇怪（有谁是透过一团闪烁不定的雾状物质来看一个故事的呢？），我将来的叙述也因之支离破碎，前后矛盾，它和你们将来在电影里看到的会完全不一样。

我曾经想过在我的长篇里加进这个故事，事实上不可能。如果它携带着整整一部电影的篇幅出现在我的小说中，其效果就不光是枝节横生，而是长着一只大肿瘤。这样的形体将是畸形的，而那个名叫郭良的中学生和那个叫艾丽明的女教师将怎样出现呢？

有可能像一种气流或空气，偶尔流动在某些缝隙中，除此之外，他们将永远在七十年代的那个平面上固定，他们通往这个世界的通道是一种管状物，细如笔管。

有一只矿石收音机，外形像一只砖头，黑色、笨拙，这是无线电爱好者郭良的心爱之物。它在许多重要的场景中出现，它收听到的声音被电流声搅来搅去，那声音像一条颜色鲜艳、线条优美的鱼，被电流的水草纠缠着，我们的耳朵就是眼睛，我们的眼睛费劲地追踪，我们恨不得一把揪掉那些讨厌的水草。电流声噍噍地响，啪啪地响，而我们尽力收听的声音这时就化身为一个乖巧的孩子，长着大眼睛和圆圆脸，唱着脆如银铃的歌，但是它动不动就被大人无理掌嘴。

这就是郭良在收听艾丽明的宿舍里的声音时的感觉。

那里面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使他心惊胆战，手心出汗。

水被撩泼的声音，哗啦啦地响，滴答答地响。水柱的形状，从一个隐秘的地方进入一个塑料的桶状器皿，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郭良曾经看到过那个器皿，红色，有着像花瓶那样的曲线，它被放在床的右下方，被长长的床单所遮盖。如果有风吹进，它的红色才会被注意。郭良也许根本不需要风，他会逃学，然后潜入室内。在任何时代，年轻女子居住的房间都会有香的气味，她们有各种香型，苹果香、梨香、柠檬香、香蕉香、桃香、荔枝香、草莓香、面包香、米饭香。郭良确定，艾老师的气味是面包加草莓的混合香型，这种气味从她白如凝脂的皮肤上发出，从她的脸、她的眼睛、嘴唇、脖子、头发上发出。在某一节音乐课的瞬间，郭良感到那种香气更多地是从艾丽明的喉咙里漫出，那里鲜艳、湿润、娇嫩，这种美丽无比的质感从她身体的深处通过喉咙一直延伸到牙齿，在那里终结，并被一种不同的但却是同样美丽的质地所代替。牙齿的质感是

珍珠的质感，郭良认定那是世上最美的珍珠。年轻女教师的香气从喉咙里诞生，经过珍珠的门槛向世上弥漫，它完全笼罩了那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它就像一朵以珍珠为蕊以气流为瓣的稀世花朵，降临在他的头顶。郭良坐在第一排，他盯着艾丽明的喉咙，“小小竹排江中流，巍巍青山两岸走”，她的歌声也是气味，使他迷醉不已。直到他长大成人，《闪闪的红星》这几个字仍能使他在任何场合默然良久。

在许多时日中，男孩郭良焦躁不安，除了每周五下午的音乐课，他的神思总是在逃课和不逃课之间徘徊，艾丽明住在校园里的一间旧房里，他逃了课要奔向哪里呢？如果他不到她房间的后面（那里有他窥视的有利地形），如果他不沿着下水管道爬到她的房顶上，他怎么会独自看到她呢？这一切在校园里，校园同时是天堂和地狱。

郭良在其他课时里入迷地想念的就是他跳荡在屋顶和墙上的隐秘时光，他看到过她晾在室内的洁白的内衣，它两个半圆和两根带子的形状使他隐约明白它的特殊用处，虽然事实上他无从知道这件奇怪布兜的名称，也无从证实它确实就是戴在她的胸前。那是比她的眼睛和嘴唇、喉咙和牙齿更使他惊心动魄的部位，他的眼睛有时会飞快地掠过那个地方，然后会心跳、脸红，还有脖子也会硬起来。

这个情景太容易令人感到似曾相识了，我觉得它就发生在我家的楼道里。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走到阳台吹风，在阳台上我很容易看到自己晾在防火道上的衣服，在突然起风的时候，或者下起了雨，或者天阴了衣服晒不到太阳了，我就到阳台上张望一下，以便决定我是否要把衣服收进来。

但是那个中午我看到自己晾在防火道上的衣服旁边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衣服随风飘荡，男孩紧张地徘徊，他一看到我就想溜，他很快地转过身，想要冲上楼梯尽快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但他很快又反应过来，明白这样会让我心中生疑，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过狭窄的发生火灾的时候才使用的铁楼梯。

他的身体侧对着我，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十几二十米，我看到他红了脸，脚步有些不自然。我盯着他看，我对他毫不礼貌，既然他不明不白地站在我的衣服旁边我就有了观察他的权利。男孩一步一顿地往上走，他的身体一级一级地升高，他穿着一条浅颜色的短裤，他的身体正侧对着我。

这样我很容易就发现了他不自然的真正的秘密，他两腿之间明显凸出，成熟的女人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比他大二十岁，我当时的念头是如果我是他母亲，我一定告诫他在暑假无聊而漫长的中午不要把背心束在裤子里。

楼上男孩的眼睛在那个夏天里飘荡，我想起我曾经在电梯里或楼道里看见过他，但他总是把头扭开，不是看墙就是看地面。他的眼睛游移而闪烁。我曾经以为我两次丢失胸罩是因为刮大风，我在阳台上的发现使我认为，这跟他有关系。郭良是否偷偷拿过艾丽明老师的胸罩？是否想方设法，为了这一罪恶的目的潜入室内，在香气弥漫的房间里盗得那个像奇怪的花瓣一样的内衣。他或者用一根长长的竹竿，从外面撩拨，或者在某一天，艾丽明把衣服全部拿到室外晒太阳，她在院子里的两棵桃树之间牵了一根尼龙绳，她把脸盆端到了树下，她一件一件地把衣服抖出

来，阳光闪闪发亮，沿着衣服的边沿流淌跳荡，水加倍激发了它们金色的质地，衣物的弯曲处、皱褶处、开阔处无不仪态万千，流金溢彩。七十年代衣物中罕见的颜色在衬衣、内裤、手帕、某种莫名的带子上鲜艳夺目地出现在那两棵桃树之间，美好得令人心疼，它们从那个美丽的年轻女人手里逶迤而来，它们隐秘的小扣子在她的抖动中颤动和飞舞，就像非凡的星星在她的身上闪烁。粉红、淡黄、浓紫、墨绿以及大片大片的洁白从艾丽明的手上一一降落到那根白色的尼龙绳上，微风飘动，阳光闪亮，躲在不远处的教室里的放了暑假的男孩无论如何也觉得她就是一个地道的货真价实的仙女。

他怎么能够忍受矿石收音机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风从两棵桃树之间掠过，美丽而清洁的衣物饱含着年轻女教师的芬芳从容飘荡，它们作为她的化身，穿上了平日她不穿的鲜艳衣服站在微风的阳光中。

阳光闪闪发亮。

中午的院子里空无一人，午睡的气息覆盖了教室、操场、宿舍、桃树、屋顶、玻璃窗。安静而祥和。男孩郭良在一片安静中像猫一样走到了两棵桃树之间，他手里拿着一只弹弓，他绕着桃树走来走去，他有时仰头望望没有鸟的桃树，有时凝视桃树之间的湿衣服，他的鼻子翕动不已。

阳光闪闪发亮，男孩郭良的额头亮晶晶。

有风吹过来。有变化的阵风，不只脸颊和头发对它们有感觉，树叶和未曾关紧的玻璃窗也有感觉。两棵桃树之间的衣物随风飘荡，它们像准备跑步的人，在原地跳几下，然后一下跑起来，但它们紧接着就不跑了，它们又回到原

地。阵风的效果就是这样。五颜六色的衣服在两棵桃树之间一阵阵跳跃，它们中的一件很可能被吹掉，落到郭良的视野中。那件形状古怪、有两个半圆的白色衣物就这样到了郭良的手上，他飞快地把它放到了裤兜里。

采光不好的教室是观赏这件奇怪衣物的良好处所，幽暗的室内尽头的一角，白色的带子和半圆，手的触感和跳动不已的心。风仍然阵阵掠过，撞在窗玻璃上发出砰砰的响声。有一声喊人接电话的声音骤然响起，惊心动魄。

关于一个男孩潜入室内的行径是W说的，他曾在一部外国电影里看到过，而我则在一部中国电影里看到。我相信这两部电影同样激动人心，就像《国际歌》一样。黑黑瘦瘦的男孩像猫一样穿行，他在嘹亮的白日里跨越所有的屋顶，他像鹰似的目光直达某个美丽女子的闺房。不成熟的激情和美丽，都是我喜欢讴歌的事物。

这个男孩有时会是小偷，但他从不偷那个女子的东西，有时候不是小偷。是小偷的男孩是外国电影里的，不是小偷的男孩是中国电影里的。他们跟郭良没有关系，跟那个我在阳台上看到的男孩也没有关系。他们的同一属性使他们似曾相识，他们的眼睛在校园里的桃树之间和高层宿舍楼的防火道里时隐时现，这些眼睛是同一双眼睛。

郭良整日游逛的时候他的母亲在哪里呢？他七岁的时候有整整一年他的城市里红光闪烁，口号和歌声此起彼伏，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年月，那时候有一些人从高处跳下，从高楼，或者烟囱顶，或者一处高而险峻的山头，他们纵身一跳，气流呼啸而过，红色的噪音一下子留在了身后，在加速度中啪的一声，整个世界都完结。另一种红色，带着